

與中國開纏綿的戀愛
始自我擦鼻涕學繫褲帶
雖秋海棠擱淺在霧裏瘦成影子
而江南的水聲依舊害我重病相思

當列強的槍彈給剛剛斷奶的中國手術
走第一步的嬰孩便斷腿了

之後，飢渴的太陽旗
以一隻眼窺望在東方
便站起，在中國的皮膚
且倒下，在中國的心臟

格鬥後的少女未及敷抹傷口

美國的庸醫來了又走

之後，彌留的中國死於過多的紅血球
這是一九五〇年

動脈破裂的長江口已在休克的呼吸裏
而一張浮著的吸水紙只在二百哩外的海拔
之上抗議紅色
豈淡水河非黃河的支流？

失戀

鄉愁被東渡者稱作人造絲且屬舊牌
用麻木鋪架中國的神經
不知疼痛是這一代的可愛
二十世紀

呼吸鮮空氣的中國人學會
怎樣西眺而裝色盲在七十年代

怎樣完成暗適應在八十年代
即使海峽突哭紅兩岸也鹹不過死海

一次死火山噴火折摺的意外

袖珍的那一半中國躲在水裏用毛管吸氣
且吶喊如土壤下一顆喝不到陽光的小麥

走完近代歷史的斜坡

誰接生未來癒合白胖的中國？

新的秋海棠

將不手握痛苦出生在

颱風強括後的西太平洋

戀愛，我的戀愛

亦將不止於對斟隔海岑寂的月亮

唔，唔，我的戀愛

附註：

(一) 秋海棠：中國

(二) 太陽旗：日本

(三) 皮膚：東南海岸，日軍自此登陸瘋狂侵略。

(四) 心臟：四川

(五) 庸醫：馬歇爾

(六) 紅血球：赤色共產

(七) 抗議紅色：指空談反共

· 許茂昌 ·